



可能这辈子，叶雄都断不了和“毒品”的联系了。只是，曾经，她是吸毒者，现在，她是禁毒者，一字之差，人生状态相去甚远。

1957 出生的叶雄说，今年她“18 岁”。叶雄做过会计，“2020-1957”，这道小学生都会的题，她自然不会算错。为什么号称自己“刚成年”？叶雄不是为了显年轻，而是因为距离她的“重生”，今年正好是第 18 年。

1957 年出生，今年“18 岁”

被法律“推醒”的人

“毒到底能不能戒掉？”叶雄不止一次被问到这个问题。她的答案是：“毒难戒，但毒一定要戒，如果吸毒者自己有坚定的信念、身边有完善的支持系统和专业人士指导帮助，戒毒不是不可能的。”

18 年，是叶雄目前保持的戒毒康复时长。她说，其实还有比她戒毒时间更久的人，他们都在各自的人生里安稳生活。

叶雄的涉毒经历不是秘密。20 世纪 90 年代初，叶雄和朋友一同经商，团队里有人吸毒，屡戒不成。叶雄恨铁不成钢，“这有什么做不到的？我做给你们看，到时候看你们还有什么借口。”

结果，叶雄自己也成了那块“铁”。

“不要高估自己对毒品的抵抗力。”回想起自己对毒品身心依赖的样子，叶雄还是会摇头。

为了满足自己对毒品的渴求，叶雄花光了积蓄，后来还开始变卖东西，对自己有纪念意义的项链、房子，甚至她卖了女儿的钢琴。看到女儿惊讶又失落的样子，叶雄惊醒，“我到底在干什么？”

叶雄早年离婚，独自抚养女儿，她很爱女儿，却不想自己成了伤女儿最深的人。和女儿抱头痛哭的她希望有人可以帮帮自己，然而，当毒瘾上来，这些理智又都没有了。

把叶雄“推醒”的是法律的惩处。

2000 年 11 月，叶雄被强制隔离戒毒。10 岁的女儿看着她戴上手铐，被警察带走。“女儿没有哭也没有闹，就眼巴巴地看着我，问了一句‘妈妈，你走了我怎么办？’”这句话像钉子，敲在叶雄心上。

那么多年过去了，那一天发生的事、那一刻自己的愧疚，叶雄还是记得清清楚楚。如果下戒毒决心有启动按钮，叶雄觉得亲情是一个开关。

叶雄被强制隔离戒毒后，前夫要求变更抚养权，这“刺激”了叶雄。“我不想变更抚养权，可我连自己都管不好怎么管女儿。”心底有个声音告诉叶雄，如果不戒毒，就没有资格做母亲。

可叶雄不知道该怎么戒毒，看着那些因为毒品“面目全非”的人，“我不想变得和他们一样，可毒真的能戒掉吗？”叶雄怀疑着。

那时，叶雄遇到了戒毒路上的第一个助力者，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民警楼倍华。“楼大”用尊重的态度、智慧的教育方式，给叶雄灰暗的心灵带去了阳光，也给她种下了“用生命影响生命”的种子，“我真的希望你能成功，不仅让这个群体看到希望，也给我们鼓鼓劲。假如真的只有 1% 的人可以成功戒毒，我希望你就是那个 1%。而且你康复后，完全可以从事这方面的工作，用自己的经历去帮助大家。”

原来如此不堪的自己还能得到别人的期待，那一刻，叶雄泪流满面。

“只有明确了自己要什么样的人生、怎么样活着，才有可能找到戒毒的真正动力。”叶雄觉得，自己的戒毒动力应该是来自感恩、对尊严的需求和想要重新融入社会的目标。

2002 年 3 月 16 日，是叶雄的“生日”，走出强制隔离戒毒所大门的她开始了自己的“第二人生”。

一般，在网络“爽文”小说中，重生的女主角都能一路开挂、乘风破浪，实现“逆袭”。但在现实里，“重生”的叶雄没有这样的“主角光环”。出所后的她一度很“危险”。

2002 年，禁毒法还没有颁布实施，没有禁毒社工，更没有现在“出所必接”的要求。叶雄是一个人孤孤单单出所的，望着陌生又熟悉的街道，该去哪里？房子早就卖了，又不想用这样的面面向亲友求救……叶雄很茫然。

2003 年，生活逐渐稳定的叶雄与家人、亲友恢复了联系，在朋友的帮助介绍下，她得到了一份在国企人力资源部的工作。同时，她也开始参与一些禁毒公益机构组织的禁毒志愿宣传活动。

有人觉得叶雄运气太好了，似乎总有“贵人”相助，叶雄也很感激一路扶着她、撑着她的好心人们，没有他们的信任、支持，她现在的眼睛里可能不会出现那么多光和亮。但她也想告诉每一个总是抱怨自己“不够走运”的人，“先做好自己。很多人都在呼喊要尊重、要接纳，可是你尊重自己了吗？你做到可以让别人接纳的样子了吗？”

叶雄也遭遇过有色眼光，公司因为她的经历心怀芥蒂，婉转表达要她离职；租住地的警方觉得她是个“定时炸弹”，随时可能对社会治安产生影响……叶雄难过去、不经过，可慢慢地释怀了，这或许也是吸毒带来的代价。既然无法改变别人的刻板印象，不如想想怎么让自己过得更好，体现自己的价值。

2003 年起，上海率先实行社会工作

“挺过”近在咫尺的诱惑

出所后，叶雄第一个联系的人是女儿。她们约在人民广场，还在念初中的女儿请叶雄吃了一顿肯德基。然后，女儿就回家了。“她知道我没地方去，可是她还是个孩子，能有什么办法……”当天晚上，叶雄找了家浴场过夜。

“很可怜，也很危险。”叶雄分析，虽然不至于回归第一天就开始吸毒，但要是一点点把持不住，就容易重蹈覆辙。

不过，叶雄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幸运的人。就在他茫然无措的第二天，路上偶遇的朋友收留了她，还给了她一份“工作”——到朋友的棋牌室当“小工”。即便知道去棋牌室的都是以前的朋友，即使能预测大家见面有多尴尬，叶雄还是接受了，因为这是她当下唯一的选择。

那时的叶雄已经四十五六岁了，无论是出于昔日情谊还是年纪差距，去棋牌室的朋友都不好意思“使唤”她，有人向老

年近半百的“学生”

者职业资格认证考试制度，733 人通过了注册，成为上海乃至全国首批注册社工。社工要给服务对象提供什么帮助？他们需要什么？当从事禁毒工作的堵亚静机缘巧合下得知叶雄的故事后，邀请她作为“特殊教员”给社工们讲讲她的故事和戒毒人员在康复路上的需求。

叶雄从不避讳自己的涉毒经历，如果自己的经验教训能帮助到别人，她愿意。那时的叶雄自己摸索着通过热线、写信等方式帮助那些想要摆脱毒品的人，但距离专业社会工作还相去甚远，她凭借的只有自己的经历和经验。“我没他们那么专业，但能提供一些借鉴也是好的。”叶雄心中对专业充满敬畏。

手写 1 万多字材料，两个多小时流着泪的讲述，叶雄从社工们的眼中看到了鼓励与肯定。他们的温暖让叶雄想更靠近一些。2005 年，已经完成三年戒断的叶雄得知有机会从事禁毒社会工作，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

叶雄毕竟是个“门外汉”，为了适应工作，她开始了专业学习之路。白天接热

“我只是被看到的那个”

了凝聚一批志同道合的同伴，探索了如今已经形成品牌的“同伴教育”模式，将“同伴教育”运作得更加专业化。她也需要统筹、策划、参与禁毒志协的其他各项工作。比如，2019 年，禁毒志协就策划组织了“微光献礼行动”，动员公众加入禁毒志愿服务。

在很多戒毒人员心里，叶雄是成功戒毒康复的代名词，见到她就像见到“偶像”。叶雄却没有因为这些“追捧”而改变初心，“可能因为我年纪比较大，对他们就像是自己的孩子、兄弟、姐妹，他们爱我也是因为他们和当初的我一样有改变的心，我对他们有责任。”叶雄并不认为自己一定比其他戒毒康复人员做得好，只是她被看到了。

板建议，给叶雄点钱，让她能生活就好了。可叶雄自己知道，她要的不是施舍，而是通过自己的努力重新开始。

棋牌室的环境没有那么单纯，来来往往的客人中不乏吸毒者，毒品离叶雄并不远。

“会不会再吸毒，选择权还是在自己手里。有人说朋友引诱，但真正的朋友不会坑你。自己再算算吸毒的那笔账，不会再想了。”不经他人苦，莫劝他人善。叶雄是这么“挺”过来的，所以后来在开展同伴教育的时候，她的话才那么有说服力。

然而，叶雄也对当时的状态有过质疑，这就是自己想要的戒毒康复生活吗？自己这样算康复了吗？“楼大”提到的“康复后用自己的经历去帮助大家”该怎么实现？

2003 年，叶雄似乎摸到了解开问题的钥匙。

线、作服务访谈，晚上学习社会工作知识，看书到凌晨一两点是常态。有时已经躺倒在床上，但脑子还没有休息，想到不明白的问题，她又会起来打开电脑，慢慢地敲击键盘，查询相关资料。因为工作而结识的多位高校社会工作专业老师也成了她的“智囊团”，为她的学习之路提供了专业支持。

要知道，那时叶雄已经快 50 岁了，重新学习，没有那么容易。但她硬是通过学习获得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质，后来又通过了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认证考试。

有人说，这些年叶雄使在禁毒社会工作上的劲道如果用在其他地方，可能早就赚得盆满钵满，重回当年经商时的“荣耀”，她这样有点浪费了。

“有人会把钱作为衡量成功的一个标准，钱当然重要，可是对我来说，也许在其他领域，我能体现的价值就是为自己挣钱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可以帮助那么多人。”叶雄的这份感悟始于性格，更源于自己经历过的痛苦。

叶雄经常会想到刚得到正式工作时，每天早上路过延中绿地，看着阳光下的街景，她会落泪，“吸毒的时候，永远醒在夜里，很久没有看到太阳了，原来阳光是那么明亮。”

回头看走过的这 18 年，叶雄把这段人生分成了生理脱毒、心理康复、回归社会、实现价值四个阶段。每个阶段遇到的人和事，点点滴滴汇聚到一起，成了照耀指引叶雄前行的光。而没有放弃自己的叶雄，也早已成了照亮别人的光。

“但不要以为戒毒康复是一条容易的路，这其中的苦痛难以想象，如果可以，从一开始我就不会碰它。”这是“成年人”叶雄的忠告。

(记者 徐荔)



叶雄近照